

西班牙遊記(一)

華語中心 方謙亮

1997 年夏天，爲了要去看望我們的上師，和朋友專程去了一趟西班牙。上師在西班牙傳法十多年了，他自己有五個佛教中心，每年要巡迴西班牙各佛教中心講課，行程早就安排好了，我們到西班牙後第二天，就要趕去他正在教課的中心。從台灣去西班牙沒有直飛的班機，我們坐瑞士航空先到瑞士，再轉機到巴塞隆納，有兩位西班牙朋友來接機，一位小姐會說英文，必須請她翻譯才能跟另外一位小姐溝通。我們在巴塞隆納的日子，就住在這位不會講英文的西班牙小姐殷康娜的家。和她說不通時打手勢也行，我在西班牙的日子就是這樣，有時比手畫腳、有時畫圖，要是還不行時，就搬出字典來，總是可以猜一猜的。不過簡單的意思還可以，碰到抽象名詞，或要深談就行不通了，看樣子能多會說幾種語言會方便許多。

殷康娜的家在距離巴塞隆納不太遠的一個小城鎮，她說巴塞隆納的房租比較貴，她現在住的地方，交通方便、房租也便宜。她租的房子很大，有上下兩層樓，樓下是車庫、客廳跟廚房，還有院子，後院還有另一間車庫給貓住，主人養了十隻貓，大部分是黑色的，晚上燈光昏暗就看到黃色會發亮的貓眼睛，一閃一閃的，像一群小燈泡一樣，有些可怕。樓上有四個房間和浴室，屋頂上的平台，種了一些花花草草，到上面來曬衣服時，也可以順便觀景，隔壁鄰居家的院子都種了一些花草樹木，把房子裝點的很漂亮。西班牙人很喜歡裝飾品，房內每個地方都有擺設，壁爐上、書架上或茶几上，都擺了滿滿的相框，或是銀製的蠟燭台等等，茶几上幾乎沒有一點空間可以放個茶杯，或是一本書甚麼的，連浴室的梳妝台上也一樣。如果是請客人來家裡吃飯，主人會拿出最好看的餐具，餐桌上鋪上雪白的桌布，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拿菜，生怕菜汁弄髒桌布就糟了。

爲了感謝西班牙小姐殷康娜的熱情招待，我特別從台灣帶來了茶壺、茶葉和一串珍珠項鍊當禮物，到達當天的晚飯後，我想泡茶請大家喝，於是去廚房燒開水，按照我們一般泡老人茶的方法泡茶，茶泡好了，一人獻上一杯，沒想到我喝了一口就發現大事不妙，原來西班牙大部份地區的自來水不能喝，水的味道是鹹鹹苦苦的，飲用水必須去超市買礦泉

水，我哪裡知道還有水不能喝這回事，真是糗大了！但是主人還很客氣喝了我泡的怪味烏龍茶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
在巴塞隆納休息一天，朋友帶我們去參觀住家附近的環境，這裡是個很安靜可愛的小城，人口不多，這天晚上小城裡有人結婚，我們也去湊一下熱鬧，新人和客人們同樂，就在路邊上擺了幾個長條桌子，上面放了豐盛的食物、糖果、飲料等等，還請了位一人樂隊，又彈琴又打鼓還吹口琴，忙的不得了，新人的親友們當街跳舞，老爺爺帶著小孫女也加入舞群，還有些人在一旁幫忙打拍子和唱歌，我們這兩個不速之客也很高興的又吃又喝，反正在國外一切隨緣了。

西班牙人吃飯的時間比較特別，因為日照時間很長，所以作息和我們不太一樣，早飯時間早上八點或九點，下午三、四點吃午飯，六點多喝茶吃一些點心，晚上九點以後才吃晚飯，有時十一或十二點吃晚飯也不稀奇。中午，大家有午睡的習慣，一般的商店都打烊休息，下午四點以後再開門營業。要是中午你在商店裡買東西，到了午休時間，店員可能會請客人離開，說是他們要打烊了。在街上除了餐廳以外，都拉上了鐵門，關上百葉窗，大家都休息了，整條街上連一個行人都沒有，真是奇觀。

我們第二天晚上九點，準備出發去西班牙南部，因為晚上開車比較涼快，殷康娜的貓沒人照顧，必須跟著我們同行，我們四個人帶著十隻貓和很多行李，開兩部車才裝得下，沿著海岸公路一直往南開，走走停停一夜沒睡覺，累的要命，休息的時候，把貓咪也請出來透透氣，白天天氣很熱，大太陽曬的人發昏，走了二十二個小時才到格拉那達，殷康娜的媽媽家就在此地，我們先去她媽媽家休息吃晚飯。

殷康娜媽媽家很大，一座小農場只有她一個人住，種了很多花和農作物，像番茄、青菜、茄子、洋芋、水果等等，還養了很多隻狗、貓、雞、小鳥等，雞籠和鳥籠都是她自己釘的，老太太能幹的很。她每天把吃不完的青菜、番茄、洋芋賣給當地人。早上我們在她的帶領下參觀她的農場，並提著籃子順便採一些青菜、水果，還裝了一盒從雞窩撿來還熱呼呼的新鮮雞蛋。中午由我當主廚做中國飯，我打算做番茄炒蛋，紅燒肉、青椒炒牛肉和排骨黃瓜湯，青菜用家裡的就行了，肉類得去超市買，我們開車去

買菜的時候，看到超市裡有各種肉類，大部份的肉已去皮，西班牙人還吃兔肉，去了皮的兔子整隻放在肉架上，就像一隻隻沒毛的貓一樣十分可怕。回來後我一個人人在廚房忙的不可開交，我做的中國菜代表台灣，可不能失手，丟臉丟到外國就完了，還好順利過關，大家吃的很高興。

下午帶著新鮮蔬菜和雞蛋上山去見上師，他在山上很偏僻的佛教中心裡，見到我們從那麼遠的台灣來看他，他很高興。西班牙一些佛教中心常常選擇人跡罕至的地方，遠離都市文明，不受物質誘惑，環境清幽，面對大山比較適合清修。這裡夏天時天氣很好，每天都是大太陽，日照多的地方很熱，沒有日照的地方就比較涼快，晚上十點以後太陽才下山，入夜後還很冷呢。星期天早上五點半有法會，八關齋戒及藥師佛灌頂，大家很早就起床參加法會，我們在山上的佛教中心都吃素，而這天有法會只能吃早飯和中飯，午餐後到第二天早上，除了茶以外甚麼都不能吃了！

法會完的第二天，我們去另一個佛教中心，早上十一點出發，晚上七點才到，西班牙很大，到哪裡距離都很遠，這座佛教中心在大山裡，遠離塵囂，風景很美，非常安靜，適合修行，這個中心滿大的，除了山下房子有比較大的圖書室、佛堂、客房、廚房外，山上到處分佈著小小的房子，是為閉關者準備的，閉關的人一個人住，不可以和別人說話，唸經唸累的時候，可以出來活動一下筋骨，三餐都有人提著籃子或是用吊索拉動纜繩送上山，可以節省一點爬山的力氣。山上除了辦公室有電燈和電話以外，別的地方都沒電，也沒有收音機、電視等文明的東西，不是捨不得電費，而是希望一切回歸自然，文明的東西能不用就不用，比起我們台灣的寺院做的徹底得多。

佛教中心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，用石頭搭建的，而天花板則是先搭好木架子，再放上大片石板，睡覺的時候躺著看天花板，真擔心石板會掉下來砸在頭上，可不好玩。我們要在這裡要上十天課，有很多歐洲國家的修行者來此學佛或閉關，真沒想到西方人信佛教的還不少，我們每天上下午各上兩小時課，要上十天。師父是西藏人，他只會說西藏話和少許的西班牙話和英文，所以上課時有兩位翻譯人員，一位先將藏文翻譯成英文，另一位再將英文翻成西班牙文。我們有位同學是英國人，他說他非常幸運

可以聽兩遍。而我有同修幫我把師父說的藏文翻譯成中文，我馬上記錄下，以後再整理成筆記。在國外精通語言真的非常重要，佛學也是哲學，講到空性時意境很深，用自己的母語講法都很困難，何況要翻譯成他國語言，那更是高難度。我有這麼好的機會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在這裡只有我一個台灣人，他們對我都很好奇，怎麼會來此上課，我想這都是緣分吧，平常想求也求不來的。

在這個大山裡過修行人的生活，完全與外界隔離，每天上課、念經、休息、讀書、晚餐後隨師父走一小段山路，山頂上有一座佛塔，大家一起順時針方向繞塔二十一圈，手拿佛珠一邊唸咒一邊繞塔，跟來繞塔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多，變成每天必行的活動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這裡的大山很壯觀，每天面對大山視野很廣，有時一邊洗衣服，還可以一邊欣賞山景，心情真的開朗。山中無歲月，讓我們忘却世間一切的煩惱。

上課的最後一天，師父講完課，大家謝謝師父的慈悲開示，很辛苦講了十天課，大家都法喜充滿。有人問師父可不可以說說他自己從西藏逃亡的經過，師父笑著答應了，他輕鬆的說著他的悲慘遭遇，說到他在寒冷的冬天，在下著大雪的山路上走了一個多月，走到鞋子、襪子都破了也沒得換，腳底流血還繼續向前行，有人走不動或是病了，沒辦法走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條。那時誰也幫不了誰，倒下去死掉的人不少，真是淒慘。大家聽的非常感動，有人淚流滿面，但從師父的聲音中卻聽不到一絲怨恨，好像在說別人的故事。師父說完了，大家都鴉雀無聲，各自垂下頭來隨師父唸聲「唵嘛呢巴咪吽」！師父的膝蓋骨受傷，走路一擺一擺的，就是當年走太多路受的傷害，現在出門一定要拿柺杖，他說那麼多人死在逃亡的路上，他這點傷不算甚麼。九死一生，最後和逃亡大眾一起走到了尼泊爾邊境，再輾轉到了印度。以後能來西班牙傳法，一待十多年，這些都是緣分。

想想師父的境遇，再想想我們一直過著安定的生活，很難想像失去家園的痛苦，在國外怎麼好，也比不上自己的家鄉，而回鄉路遙遙無期，我想這是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心中永遠的痛。